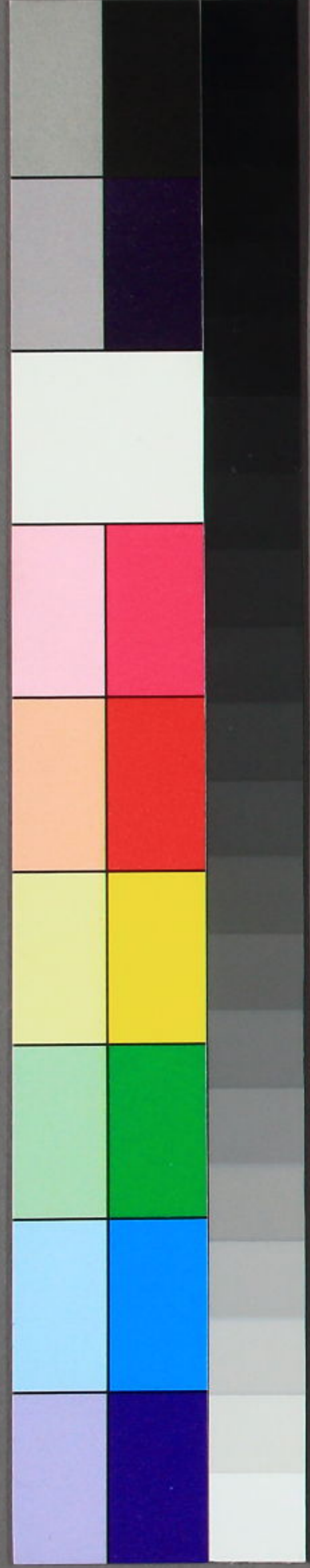


論語訓詁解

五六

DE 12
1.666
3



門 112
1666
3



論語訓詁解卷五

美濃 江馬元恭學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小補韻會非與人言而稱其人曰謂縲與累同繫也史記作累紲又作累紲紲與繼縲同說文系也少儀犬則執縲賈誼傳繫縲之皆以繩繫之義也朱熹曰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

子妻之其人雖當

王肅曰不廢言見任用是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包咸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

取此行而學行之因美子賤又美魯多君子也者

猶云人也指物之辭與三子者之者同家語曰孔

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蔑

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

所亡者三王事若龍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

祿少餽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疎也公事多急不

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即謂

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來仕

無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

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

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

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

也

包咸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

皇疏外方內圓曰
簋內方外圓曰簋
俱容一斗二升

宗廟之器貴者春秋諸註皆與此同明堂位曰有
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註云皆黍稷之器未知孰是禮記曰禮器也言子
曰女禮用器也曰然則何器也曰其器足使以治
宗廟矣茂卿以瑚璉為太宗伯之器者是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
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佞說文巧譎高材也禦說文本作圉爾雅禁也又
與御同止也扞也拒也給說文相足也屢爾雅亟
也言何用佞而巧譎以高材乎夫雍者但扞禦人

以辨相足是數為人所憎惡雖不知達人之道焉
高材而以諂人之為哉七經孟子屢憎於人人作
民

朱熹曰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藤維楨曰禦
猶抵皆非也朱熹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
者不足以當之物茂卿曰凡其德可以安民者
皆謂之仁故可以安天下之民者而後許其仁
是仁所以難其人也二說未允當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家語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

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言未能明信此尚書之義理也之字蓋指尚書而言

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韓愈曰未能見信於時未可以仕也子說者善其能忖已知時變朱熹曰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物茂卿曰蓋吾學之可以從政吾自信之而後可以仕開未自信故云爾孔子之勸仕以其材可以從政也孔子

之悅之以其志大而不欲小試也按諸家不加尋究却失本旨矣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本作泝通作桴爾雅棟謂之桴泝說文編木以渡一曰庶人乘泝方言泝謂之簿簿謂筏郭璞曰木曰簿竹曰筏小筏曰泝喜者怒之對材說文木挺也從木才聲徐曰木勁直堪入於用者故曰入山澤可為材者人之有才義出於此正字通曰按材與才同無所取材言無用于世與國語苦匏

不材于人義同、藤維楨曰、蓋子路有濟物之志、無濟物之材、故戲之耳、物茂卿曰、無經濟之材、則不能也、諸說皆是也、程氏曰、浮海之嘆、傷天下之無賢君也、

馬融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楫、小者曰桴者、誤矣、鄭玄一說、古字材哉同、程子曰、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二說皆非、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賦、說文、斂也、禹貢厥賦、惟上上錯、註、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周禮以九賦斂財賄、孔安國曰、賦、兵賦、服虔曰、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左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者曰都、無曰邑、百乘之家者、謂卿大夫采邑、家語、孔子為中都宰、子游為武城宰、周禮冢宰、大宰皆謂為之長也、帶、帶革也、束、束腰也、乃服禮服而腰佩帶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

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望瞻望也物茂卿曰吾與女弗如也中間不句斷孔子自言已亦不如也僧玄光引論衡吾與汝不如是也

朱熹以與為許者非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寢說文卧也晝寢者晝居內寢而卧也與寢不尸

之寢同家語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朽木腐也雕鵬同又與彫通說文琢文也書五子歌峻宇彫牆左傳厚斂以彫牆孟子必使玉人彫琢玉又作銅荀子銅刻黼黻糞說文棄除也曲禮為長者糞注掃席前曰糞左傳糞除宗祧糞除先人之敝廬又人之有冠猶宮室有牆屋糞除而已

據此則糞即糞穢埽除之塵土也。朽，說文所以塗也。方言秦謂之朽，關東謂之鏝，增韻，朽塗鏝器也。一作坊，誅，說文討也。釋名，罪及餘曰誅，言腐爛之木不可彫琢，糞土之牆不可朽鏝，雖欲施工亦終無成也。何誅者，謂不足討其罪，乃是誅之深也。

韓愈曰：晝當為晝，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誅，此說尤非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根也，慾焉得剛？申根，史記作申棠，備考曰：家語又作申續，今史記

以棠為黨，家語以續為績，傳寫之誤也。剛，說文疆斷也。詩大雅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又小雅旅方剛，即疆直之謂也。慾，說文本作欲。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加，說文語相增加也。爾雅，加重也。物茂卿曰：前篇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謂非義相于為加是也。言我不欲他人以非義增重於人也。

馬融解加為陵，非確詁。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已

藤維楨曰文章指禮樂典籍而言其事著明皆可
 得而聞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
 之謂教又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言
 夫子常所教者人道也乃誠之者也此道昭昭乎
 皆可得而聞也至天之命與天之道夫子罕言之
 故不可得而聞也皇侃本也下有已矣二字
 何晏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利
 新之道朱熹曰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
 理自然之本體藤維楨曰性者人之生質皆可

以進道天道者福善殃淫之常不可以知解而
 得聞也諸說未的當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韓愈曰聞聲聞之聞是也詩小雅之子于征有聞
 無聲毛傳解有聞為有善聞也家語仲由下人字
 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
 著名為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於變通言子
 路有勇力才藝雖以政事而名聞四方未之能行
 故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孟子曰聲聞過情
 君子耻之唯恐者子路之心恐有聲聞七經孟子

未之作之未一本無之字

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得行故恐後有聞不得
並行也諸註據之可謂陋矣物茂卿曰唯恐有
聞是門人之言曰唯恐者門人之心勞之也以
形子路之賢也古文辭之妙如此其言何放誕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
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安國曰下問謂凡在己下者邢疏曰謚法云勤
學好問曰文孔文子衛大夫孔叔圉也孔文子使
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婦文子怒

將攻之孔子止之遂奪其妻朱註蘇氏曰此子貢
之所以疑而問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
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恭說文肅也洪範恭作肅釋名曰恭拱也自拱持
也敬說文肅也釋名曰敬警也恒自肅警也季氏
篇子曰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可見恭係諸貌敬
係諸事忠係諸言惠解見里仁篇通考及論語徵
引左傳稱其行今不復贅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人敬之

家語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為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為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為惠主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於行為恭敬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交久而人敬之也皇侃本作久而人敬之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其知也

居漢食貨志為停蓄又曰元龜為蔡皇疏曰禮唯諸侯以上得畜大龜以卜國之吉凶大夫以下不得畜之家語稱漆雕平對孔子云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

兆鄭玄包咸皆云出蔡地因以為名節與窆同說文榕構櫨也爾雅櫨窆謂梁上短柱上集屋脊者藻風俗通云宮室象東井刻荷菱水草所以厭火今屋上覆椽謂之藻井梲爾雅梁上楹謂之梲皇疏曰節者櫨也言刻櫨柱頭為山也櫨是梁上柱名也禮器云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今臧氏魯大夫而居之故為濫矣又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臧氏復以為然然則何如其謂之知矣

朱熹曰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

也。物茂卿駁之曰：古者著龜皆藏諸宗廟，故別無藏龜之室。又曰：莊子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明其在宗廟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薛璞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楚邑大夫上稱尹，如沈尹戍，芊尹無宇之類，是也。告舊政者，恐新令誤失舊政，棄已而思君，可謂忠矣。凡物雙曰乘，又四數曰乘，乘馬、乘矢、乘鴈之類，是也。備考：金仁山曰：四馬共駕一車，因以四匹爲乘。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皇疏曰：所至之國亦亂，與齊不異，故曰猶吾大夫崔子也。清，說文朗也，水激貌。愠，忠解見學而篇。

朱熹曰：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

其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物茂卿曰：以仁為慈愛，世所皆知也。獨孔子以依於仁，教其門人，及欲仁斯仁至之類，皆非慈愛之謂也。又曰：仁者長人安民之德，其心固在安天下之民，而其所為亦可以安天下之民者，謂之仁焉。如子文之不有已，文子之潔身而無欲，制行雖高，止於淑身，未見其可以安天下之民者，故孔子不許之。按諸子解仁，出諸其臆，故其說窘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已下出瑯琊代醉篇十一

文公不得其辭代醉編作不得其解者

千百年眼曰：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可謂善矣。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為之，再如齊納賂焉。又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植，其為妾馬金玉也多矣。是亦公孫弘之布被，王莽之謙恭也。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則曰：再斯可矣。若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殖以肥己矣。文公不得其辭，乃云：三思至于三，則私意起而反。

猶謂其不替其誠
受及不替其誠力

子
子
子

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弗得弗措也管子
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矣
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皇本七經孟子再
下有思字

鄭玄曰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
又三思也非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

知荀子是是非非謂之知愚說文慧也禺猴屬獸
之愚者荀子曰非是是非之謂愚言邦有道則顯

其知謀而是其是非其非矣邦無道則韜其知謀
而不辨其是非矣是所以其愚不可及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

孔子在陳絕糧是以有歸魯之嘆朱熹曰吾黨小
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說文狝犬也子路篇曰必
也狂狷乎狂者進取孟子曰吾黨之士狂簡進取
不忘其初簡獨通犬爭兒狂簡乃謂猛躁之士進取
之也斐說文分別文也徐曰論語斐然成章分別
之也裁說文制衣也言吾鄉黨之小子狂簡雖進

能分別文章然不知所以裁制之者我當歸以裁制之耳

孔安國以簡為大朱熹為狂簡志大而略於事者非也物茂卿曰斐然成章言文采可觀棄之遠遊自悔之言也不知所以裁之者孔子不知也自悔其不知而欲歸以裁之嗚呼迂哉茂卿之言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事詳見史記列傳物茂卿曰怨者伯夷之怨也且子貢明曰怨乎史記列

傳亦曰怨邪非邪家語又曰不念舊怨者伯夷叔齊之行也是為伯夷之怨明矣希爾雅罕也史記曰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物茂卿曰伯夷乃不欲事紂父知其心欲立叔齊而叔齊與兄同心遂讓之仲子故讓為美德而孔子不稱之獨以不降志不辱身稱之孟子亦明稱避紂及不立惡人之朝者原諸其

心也。然餓於晉陽，隱於海濱，其迹似怨。及於西歸，於周享大老之養，而後怨之迹洗然矣。故孔子以不念舊惡表章之耳。

朱熹曰：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茂卿非之曰：夫既改之，烏可為怨？又曰：怨者，伯夷之怨也。朱註：人亦不甚怨之，不屬諸伯夷而屬他人耳。朱說恐非。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鍾惺伯曰：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乞，說文取也。又求也。左傳乞盟，乞師是也。醢，說文酸也。曲禮醢醬。

言人就微生高求醢醬，其家無有，可有謂有，無謂無，就已隣有醢者，乞之以與之，不似彼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物茂卿曰：意者孔子家乞醢，若使非孔子家乞之，而他人乞之，是自瑣事。孔子何與聞其事乎？以瑣事而譏人，閭巷間匹夫匹夫之事，豈可謂孔子有之乎？且高以直自持，亦悻悻自好者，一且孔子家乞醢，而高不忍使其人空返，乞諸其鄰而與之者，是不與其平生所為相似也。孔子戲言以喻之，是亦臆脫，未為允當。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
 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左丘明亦恥之
 巧言令色解見學而篇足恭者象恭也肖似非實
 藻飾者揚子法言足言足容德之藻也漢書藝文
 志左丘明魯大史孔安國曰匿怨而友其人者心
 內相怨而外詐親足子句切音緘足猶給也朱熹
 曰添足之故謂之足足者足也
 孔安國曰足恭爲便辟之貌邢昺解其義曰便
 習盤辟其足以爲恭又說曰足成也巧言令色以
 成其恭取媚於人也朱熹曰足過也諸說未得

其解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
 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

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按稱季路者與季隨季騮
 之季同知其季子也裘說文皮衣也敝說文帔也
 一曰敗衣憾孔安國曰恨也以已之車馬衣裘與
 朋友共乘服而破敝之而無恨也自稱其功曰伐
 老子不自伐故有功是也施解見爲政篇不自稱

伐已之善、不施勞役之事於人也、信者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也、懷、說文、念思也、與詩兄弟孔懷之懷同、

按衣輕裘、與下章乘肥馬衣輕裘之衣同、朱熹曰、去聲服之也是也、茂卿駁之者妄也、孔安國曰、懷安也、且以施爲置施、朱熹曰、施亦張大之意、二說皆非也、朱註後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茂卿以此說爲甚優、皇疏、邢疏皆同、諸註奚若迂泥、老者安之之字指老者、下皆倣之、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終不得見之而歎詞也、內、對外而言、自者、說文、從也、廣韻、由也、奚、自何自之、自同、訟、說文、爭也、爭、曲直于有司也、與聽訟吾猶人也、易所謂不克訟、詩所謂速我訟之、訟同、言已矣乎、今吾見行政之人、若失其中、則自內訟其過于朝、而無更之君子矣、從爲之辭之徒而已、過、解見里仁篇、

包咸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者、朱熹曰、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二說未知何據、物茂卿曰、顏子不

貳過蓋顏子死後少見此人諸說不加詳覈率以己意牽合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十室小邑也言雖極小之邑必有忠信如我者如丘之好學之人天下鮮矣備考金仁山曰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二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宅在邑凡三十二家十室之邑甚言其小不滿三十二家也忠信解見學而篇

邢疏衛瓘讀焉於虔切爲下句音焉猶安也茂

卿是之者謬矣按焉語助猶云必有忠信如丘者於斯朱子答問云註疏之讀不成文理者此說是也

--	--	--	--	--	--	--	--	--	--	--	--	--	--	--

論語訓詁解六

雍也第六

美濃 江馬元恭學曰太簡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
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南面者天子也孟子曰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
面而朝之是也朱熹曰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
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可者朱註僅可而
有所未盡之辭見增韻簡簡易之簡大禹謨臨下

以簡易曰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大戴禮曰夫道
 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伯子所可也以其能簡
 易也說苑曰孔子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無禮
 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第
 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
 說音稅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音悅曰何為
 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
 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
 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
 無名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為無道臣弑其君子

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
 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仲弓
 有人君之度仲弓聞夫子之許已而未知其所以
 許之故以子桑伯子而為問若伯子之不衣冠而
 處大簡之失如不敬何居敬行事臨下以簡則何
 不可之有

包咸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
 哀公問曰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
 者也

過與怒對小過可知矣餘怒不移于他貳與二同
 家語行不貳過註貳再也又曰過言不再詩曰多
 士惟我事不貳過孟子市賈不貳皆與二同文海
 披沙曰今官文書一至十字皆用同音畫多者以
 防詐偽其中壹貳音義俱同肆伍陸玖拾音義同
 異言有過則不憚改是以不再過否則不可謂好
 學矣過解見里仁篇

何晏曰怒當其理不移易也非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金請益曰
 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

衣輕裘吾聞之君子周急不繼富

邢疏曰公西華使仕魯為魯使適齊也金古作
 黼考工記臬氏為量量之以為黼深尺內方尺
 而圍其外其實一黼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
 三寸其實一外左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外
 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杜註四豆為區區十
 六外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外登成也國語十六
 斗曰庾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
 秉謂米數十六斛為秉說文徐鍇引論語禾數
 百二十斤為秬二秬為秉四秉為筥粟五秉十

禮記鄭註今文穀
 為庾祖徠云日本
 之升釜為五升七
 合五勺弱庾為一
 斗四外三合七勺
 微強九百斗為曰
 本之八石零八外
 通一歲為九十七
 石蓋中土之祿也

石也未知孰是說文云裘皮衣也周賑窮也後世復為賙

朱熹曰使為孔子使也毛奇齡曰謂為子出使

六則冉子請粟便自難通夫子第設教闕門並無

食采焉得有餼廩芻粟可待頒給且其請出入

量寡多即司財之宰也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

黨乎

苞咸曰孔子為魯司寇以原憲為家邑宰也孔安

國曰九百九百斗也朱熹曰九百不言其量不可

考是也又曰毋禁止辭大禹謨曰帝曰毋惟汝諧

字法同矣辭讓不受故子云爾鄭玄五家為鄰五

鄰為里方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也朱熹

曰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

犁說文耕也又牛馱之犁即駕牛而後耕也騂說

文角低仰便也又馬赤黃色曰騂檀弓周人尚赤

牲用騂詩魯頌有騂有騏書洛說文王騂弓一武

王騂牛一舍捨通用朱熹曰用用以祭也山川山

川之神也何晏曰稗雜文辭赤也雖欲以其所生
稗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
子之美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矣

程氏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茂卿假設
而言其久是也又曰日月至焉而已者謂日日而
至月月而至也言回也三月之久造次顛沛不違
仁則其餘百行萬善日日而至月月而至得達于
學之効矣

朱熹曰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
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
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物茂卿曰不違仁者依
於仁也依與違反故有依違之言仁一德也先
王之道所為德者衆焉仁何以盡乎德然先王
之道安民之道也安民之德謂之仁它德雖衆
乎皆所以輔仁而成之也故孔子以依於仁教
之二說失于鑿矣邢疏其餘謂他弟子也亦大
誤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

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果舊慄字後通作果倉頡篇殺敵為慄孫炎曰慄決之慄左傳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爾雅果勝也包咸曰果謂果敢決斷達顏淵篇曰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是也藝說文本只作藝後人加艸云義無所取何有言不難也

孔安國曰達謂通於物理朱熹曰達通事理物

茂卿曰蓋通於國體人情莫有滯礙如所謂疎通知遠書教也是達已諸說最迂泥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備考左傳魯僖公以費賜季友蓋魯衰季氏取鄆為私邑故去邑為費孔安國曰子騫不欲為季氏宰語使者善為我作辭說令不復召我復我者重來召我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淮南子云伯牛為厲毛奇齡曰朱註曰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按北牖見于儀禮及喪大記但儀禮土居適寢東晉于北墉下墉牆也唯喪大記作北牖而鄭註云一作北墉則本是墉字以形近致誤者也亡與無通述而篇亡而為有死亡喪亡義同漢書引此語亡作蔑時伯牛疾喪亡之者實天所命乎之字指伯牛包咸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物茂卿亡之人多以亡為死之義非也死與亡異始死曰死既葬曰亡伯牛未死安得遽謂之

亡也此說失於鑿矣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說文筍也漢律令小篋也鄭玄曰簞盛飯食者方曰筍圓曰簞以竹為之瓢說文蠡也徐曰半破于瓢以酌水為蠡方言蠡或謂之瓢程氏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物茂卿曰、在道之中、謂之中道、猶中流中林、廢謂廢業也、畫說文界也、猶界地以自限也、朱註據之是也、

孔安國、以畫為止、非確詰、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行篇孔子對魯哀公者、昭昭乎是皆君子之儒行也、又曰、今眾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是小人之儒行也、孔安國曰、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術士之稱、徐曰、柔弱也、儒之言悞也、

周禮太宰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四曰、儒以道得民、楊子法言、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不通人謂之伎、風俗通、儒區也、能區別古今也、韓詩外傳、儒之為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万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皇侃疏曰、儒者濡也、夫習學事久、則濡潤身中、故謂久習者為儒也、禮記疏曰、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諸說紛紛、未知孰是、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包咸曰、武城魯下邑、皇疏曰、武城邑民、有好德行

之人爲汝所得者不乎、澹臺姓滅明名徑、說文步
道也、徐鍇曰、道不容車、故曰步道、家語、高柴逃衛
輒之難、或曰、此有徑、曰、君子不徑、曲禮、送喪不由
徑、大典禪師曰、按戴記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
恐當斯義亦通、皇本焉爾乎作焉耳乎哉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孔安國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
不自伐其功、馬融曰、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孟
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功之不

欲有其名、故曰我非敢在後、距敵馬不能進、左傳
曰、齊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
及齊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
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門、魯之國門也、備考、
說文曰、鞭所以驅馳者也、古用革以爲之、後世代
之以竹、故或謂之策、蓋策之以箠馬、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

左傳、定公四年、祝鮀字子魚、衛之大祝也、衛靈公
二十九年、同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衛大

夫子行敬子言於衛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佞解見公治長宋朝乃公子朝仕衛爲大夫憲問篇曰子言衛靈公之無道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今此章宋朝與祝鮀並稱則言衛靈公雖無道祝鮀宋朝等各以佞以美免於今之世害終不喪其國蓋稱大夫多君子而云爾考左傳吳公子札來聘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美者才之美也

孔安國曰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朱熹曰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說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二說原諸左傳衛侯爲夫人召宋朝杜註云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南子在宋呼之諸說淺俗非免於今之世之事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者何莫由斯道也爾雅云月令乃脩闔扇注治門戶用木曰闔用竹箠曰扇或謂雙曰闔闔門也單曰扇扇戶也釋名

云戶護也所以謹閉塞也朱熹曰言人不能出不
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此章謂三代文質不同也質說文徐云質實也廣
韻朴也正也文說文錯畫也文章文飾之文小人
之過也必文之類是也野朴鄙也史說文記事者
也包咸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質少
彬本作份說文文質備也禮表記子曰虞夏之質
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
勝其文雖三代之盛猶文質各有不同焉人當

文質彬彬備而後爲君子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荀子曰是謂是非謂非曰直左傳曰正曲爲直韓
非子曰所謂直者義必公正立心不偏黨也罔嘗
古通用解見爲政篇幸晉語襄子曰吾聞之德不
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言夫人之所生於世也宜
明是非矣懵然不明是非之人昏昧終於斯世者
是僥倖而免于咎殃爾黃氏曰鈔愚意罔對人而
言與予說符

包咸以罔爲誣罔程頤以罔爲不直皆非確詁

韓愈曰直當爲德字之誤也言人生稟天地大德罔無也若無其德免於咎者尠矣茂卿據之可謂無稽之甚矣若此說則罔之下當斷句豈可謂人之生也德無之邪果然則罔之下不有而字則不可連下而讀大學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孟子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之字斷句於法然蓋人之生也與罔之生也對偶老子人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莊子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句法同學者察諸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包咸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上者道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論衡曰中人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言中人以上其才優長故可以語道也中人以下其才識暗劣故不可語道惟備禮器而可以治之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按樊遲問知孔子以祭而訓之曰問仁以孝而訓之言祭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知之爲知矣君人者能明其義使務民能濟其志也祭義曰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遠之者謂外宗廟也表記曰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故外宗廟內朝庭殷人尊

神率民以事先鬼而後禮故內宗廟外朝庭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故復外宗廟內朝庭是三代之道所尊不同也乃孔子取夏之禮以教樊遲也祭義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言孝弟者爲仁之本故仁者能養能敬能安能終以獲其孝可謂仁矣

王肅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包咸曰敬鬼神而不瀆孔安國曰先勞苦乃後得功此所以爲仁

朱熹曰、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
 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
 効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
 之、此說憤憤殊為不通矣、物茂卿曰、朱註訓民
 為人、訓義為宐、昧乎古言、而恣作訓解、從已所
 好、可謂亂道矣、茂卿何相戾之甚邪、堯典云、敬
 授人眡、及教國人之人是、訓民為人也、訓義為
 宐者、出於中庸孔子之言、朱子豈恣作訓解、從
 已所好哉、何亂道之有、茂卿又曰、仁義禮智之
 說興、而或以為德、或以為性、孔子以前所無也、

按易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
 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
 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茂卿力矯宋儒、任口自
 恣、其所失反甚於宋儒、嗚呼、沾沾浪言、何至于
 此極乎、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
 者壽、
 夫人生而靜、至誠成、已仁也、感於物而動、至誠成
 物、知也、故以山與水、譬諸動靜、樂壽、內外之道也、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誠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

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說苑曰：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平，品類以正，万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

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採其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巒嶽嶺，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大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矣。物茂，卿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此二句非孔子之辭氣，蓋古言也。而孔子誦之，下四句乃孔子釋之也。茂卿好作臆說，其弊率如此。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包咸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也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也明堂位曰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說文觚鄉飲酒之爵也漢書破觚為圓凡有廉稜皆謂之觚備考曰孔子所嘆之觚則酒器而非木

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為簡起于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之也然則孔子何以嘆也曰古人制器必尚象以一觚言之上圓象天下方象地且又取其置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為圓者矣徒取其利于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便于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子于獻酬之際見而歎之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

說文觚又與籬通博雅云籬竹簡小兒所書一曰方也太平御覽引此注云孔子曰削觚而志

有所念觚不斲成故曰觚哉觚哉蘇氏演義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六角或八面皆可書以有圭角故謂之觚文選云操觚爲牘非此章之義馬融曰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朱註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亦非也毛奇齡曰觚不觚者戒醜也觚酒器名量不容二升者其義寡也古量酒以三升爲當五升爲過二升爲寡而制器者卽因之故凡設器命名義各有取君子顧其名當思其義所謂名以實稱也今名雖爲觚

而飲常不寡實則不副何以稱名故曰觚哉觚哉物茂卿曰蓋斲俗湎于酒而獻酬之禮不可廢焉故大其觚以適其量是觚之所以不觚也此說原于邢疏王肅之說二說未切當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者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孔安國曰宰我以爲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否乎逝說文往也罔解見爲政篇夫仁人君子但可使往視之耳不

可陷入於井、可欺人使往視之也、不可昏昧仁者入井中而使以救人也、與孟子所謂君子可欺以其道、難罔以非其道、意義同、皇本有仁下有者字、七經孟子雖作縱、

物茂卿曰、宰我井仁之問、慮孔子陷於禍、而以微言諷之也、蓋言險難之中、有可為仁之事也、宰我意孔子仁心之切、雖或人告之而曰險難之中、有可為仁之事、亦必將從之矣、此說牽強矣已、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文者、先王之典籍、解見學而篇、約與博對、畔與叛通、荀子曰、小人不誠於內、而求之於外、言而不稱師、謂之畔、楊子法言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及說、約也、言君子學文、欲其博、已博、約之以禮、則亦可以弗叛道矣夫、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備考曰、孔子所見南子、必魯之南蒯也、當時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南蒯以費畔、召子

往子路亦不悅時昭公十四年南蒯之奔齊也侍
飲于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
弱季氏而強魯此夫子所以見之與佛肸事不約
而同故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昭昭
矣矢爾雅誓也否鄙通史記作不論衡作鄙荀子
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卽謂小人所鄙也厭
說文飽也南子請見孔子不得已而見之子路不
說故夫子誓之曰予所鄙陋者天飽之此誓辭也
史記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
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

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
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
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
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
之此說恐不可也孔安國曰等以爲南子者衛
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
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也矢誓也韓愈曰矢陳
也否當爲否泰之否厭當爲厭亂之厭孔失之
矣矢爲誓非也後儒因以誓又以厭爲壓益失
之矣吾謂仲尼見衛任南子之用事乃陳衛之

政理告子路云予道否不得行汝不須不悅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泰吾道乎朱熹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欒肇以否爲否屈蔡謨以矢爲陳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丹鈔總錄曰子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棄絕也天之所弃豈南子所能興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者不過答其禮耳毛奇齡曰夫子矢之舊多不解按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當其時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蓋不者不見也此詞例與

項羽傳不者吾屬將爲所虜正同諸說皆非也物茂卿曰按蒯瞶以南子故而失靈公之心以奔出公乃嗣位衛於是乎亂子路事出公而不悅孔子所爲豈孔子之見南子在出公之眈而南子如呂公邪孔子見之蒯瞶出公父子之際或協乎方是眈衛亂而臣下相疑子路之不悅豈慮蒯瞶之反國邪則孔子矢之不亦宜乎豈趨以安子路哉亦將取信於國人也誓之道皆然不爾使其在靈公眈孔子能化南子亦不過一婦人亦佛化韋提希耳是何益也雖然此事

當此高弟子如子路者猶尚不能知孔子之心
何況千載之下乎此說亦不切當矣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
也庸爾雅常也中庸又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言
用中為常道也中和可常行之德其至矣乎昔者
大舜用其中於民後世唯失其中無改其過能行
此道於民者寡久矣皇本中庸久矣上有能字
物茂卿以中庸為樂德周禮樂六德孝友祗庸

中和於此章不相干涉

子貢曰如能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
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
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

聖者孟子曰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
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立謂知禮而立身之
幹也、不知禮無以立也、達、通達之達、在邦必達、在
家必達是也、譬、說文諭也、能近取於己、而諭於人、
乃所謂親親敬長達之天下是為仁之法術也、七

經孟子衆下有者字

之天下長發之

宋必致其忠信而又備其禮義

子幹也亦不味其禮也

禮樂聖而不取

聖德孟子曰文實而直

立而立人

曰何事於

子貢曰

論語訓詁

卷六終

